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象辭卷四

餘姚黄宗炎撰

䷆ 坎下坤上 師

小而犴狴訟之謂也師之始大而原野師之謂也訟之終訟而不已非言辭之可勝非一人所能理必有至于興干戈而動衆者此訟與師相承相繼之情事也大傳曰訟必有衆起傳者皆云凡訟皆有黨與彼

此之黨各非一人是訟由衆人而起信然則先有衆而後有訟其序倒合彼此兩家之黨訟者多不過十餘人止矣未可言衆聖人憂深慮遠推見至隱知訟不可終終必相殺戮而後快在上之人一朝之忿攻城屠邑滅國殘家俱始于一念之好勝也如上六終訟而錫鞶帶撓亂是非顛龖枉直彼方竊位而肆志豈獄吏所能平此其勢非軍旅討之不可得戢陳之事聖人所惡不得已而用之時使然也其象下水上

地地之于水无乎不在水伏于地水行地中地以載水水復載地合之則相倚附而安于衽席離之則發為波濤而成險陷天下無處非地無地非水何民非兵何兵非民其為民也愛親敬兄其為兵也親上死長散而為耕稼樵漁則順之至聚而執矛盾弓矢則險之至得其心則耰耝可以撻堅甲利兵失其心則米粟城池委而棄之豈欺我哉天心好生國民為貴以兵衛民非以兵戕民也君子不以養人害人是以

聖人用師為之井田學校教之孝弟忠信人人不忍畔其父兄不忍棄其長上非若後世之陰謀秘計如鬼如蜮以欺詐為本以殺戮為事佀乎用兵一塗與進禮退義迥然不同是視民與兵為二也不知教民即所以教兵教兵即所以教民无他道无別術也為陳為戰驅生民于必死之地膏血塗于草莽白骨積如丘山以之攘奪天下而侈富厚殘虐億兆而快一已此天地之所逆帝王之所閉位豈聖人用師之意乎

卦以一陽統率羣陰衆人聽命于將帥也以在下之中而專制度人君委任之重也以內卦而治外卦出兵而征伐也分而言之初為法令二為大將三四為偏裨五為君上為成功就師而論貞者正也征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既得其正須擇將帥將帥已定人君宜專心聽任不得從上操權制其動止將帥行兵律令嚴明貴賤畫一偏裨奉命不得旁撓猜忌破斧缺斨士卒罷勞太平之後其憂方大終以小人

勿用而師之道盡矣　古者兵民合一農隙講事田獵即為武備饁南畮餉耕夫即為養兵有事則戎衣而往無事則襏襫而耘聚不憂餽運之不繼散不虞擊刺之廢弛如水在地掘地得水順之至而險消後世兵民既分選强壯者使不地著矣又反仰食于孱弱敲樸而取其賦稅以養兇頑殘暴之徒無事則坐浚生民之膏血而安于游惰有事則熾其兇鋒而驛騷乎天下如水離于地用之須極其牽挽之勞不足

以濟枯槁不用須盡其隄防之固僅可免于汎決曷若使水自潤地民自習兵之為善乎故曰善戰者服上刑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非有異道惟貞而已用師將以正人之不正而其身可不先正乎既謂之師羣居易擾克敵須人統率駕御者不可以不慎未宜好事而輕舉也未宜果敢而貪功也必老成典型衆所素知而習聞愛敬而親

信之人方足以當斯任丈人是也得其人而專委之則有成功之吉而无僨事之咎

師師萬二千五百人為師從𠂤阜從帀匝軍旅之所至必擇高地倚險而居故從阜營衛端肅隊伍周密故從帀以其為衆人所歸仰故借為師傅之稱支丈十尺也從又右從十指杖頭形或云十尺指右手執杖而度量短長之意老者扶杖而行故借為老人之稱為借所專俗加木作杖　吳澄據子夏傳作大人子夏傳偽

書不足憑丈人名義甚美何必改作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者非他即吾之衆庶也春耕夏耘秋刈冬畜則為農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為衆率之而救民除暴則為師教于平日用于倉卒文事武備其道不二貞者非他即正已以正人也人有不正理所不能諭法所不能加則率衆以正之也夫入孝出弟先公後私天

下之所同然亦天下之所同欲能以親君死上之衆正同然同欲之情有不歸之如父母者乎雖求无王不可得矣詭道以取勝殘刻以立威又何足云九二以剛中之將帥有其才而兼有其德既為衆所信服又得君心之專任剛柔相應制于閫外雖以行師之險但見其和順而安詳用此為瞑眩之毒藥瘳天下之疾病而民趨赴以從之除殘救暴固吉也窮兵黷武之咎何有焉

㐺衆三人為衆衆一人居中主其事二人聽從之小篆加目作眔㐺言人聚會之處易于擾亂當以目察見其情狀也𦉪毒象惡蟲形蟲之傷物者其性毒通為凡傷害之稱小篆譌從毋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在上水在下見地而不見水掘地聚水見水實異于地有地即有水是水皆藏乎地地中有水之象也

水至險地至順險伏于順順能平險君子以師佀之

體地之博厚以容其民消水之不測以畜其衆民即衆衆即民民則順衆則險能容能畜則惟見其順而不見其險　聖人于軍旅之事每不忍言五兵以除亂賊亂賊即竊弄五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千古同心皆所不為湯武以還未見有前塗倒戈者其所行奚止一不義所殺奚止一不辜而已哉聖人于此寧不盡然而傷心乎故但言容民畜衆而不及夫征討也吾善為陳吾善為戰謂之殃民非容畜

矣

容盛受也從宀從谷宂宂甚隘而會以宂之意則所盛受者多矣宂有寬平之義借為容貌之容言人能容受則自有威儀也猶云喜怒不形于色之謂古文省宂中八止從谷以是知從谷之謬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臧即藏字讀若常

行師之道無親疏貴賤而限之以律始畫一而不紊亂如後世所謂知仁信勇嚴是也功則必賞不以疏

賤而忽罪則必誅不以親貴而免若六律之不可假借出師之始即所必謹方能御衆如御寡履險如平地是師出以律也否謂有所閉塞而不可行之令臧隱匿也謂有所怙恃而不可申之法則將帥之權豈能重乎親貴既翫疏賤因之而解體其不至于敗亡者未之有也如以否臧為不善則每卦每爻俱可著此語不必于師之初也　律者截竹為筒以定五音清濁高下毫不可借然後其聲調和人心喜悅師克

在和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是也所以聞鍾鼓而知勝負聽軍聲而知吉凶三千一心和也致其和者律也離心離德不和也致其不和者否臧也周禮春官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宫則軍和士卒同心商則戰勝士卒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軍弱少臧臧謂俘虜男曰臧女曰獲周禮僞書未可盡信行師而重俘虜豈救民之意

律律樂節也從彳讀若躑左步也從聿聿按十二律積黍飛

葭以定長短為之往往不效則曰黍有巨細之不同竹葭有地産之或異諸儒之說紛紜襍出雅樂終不可定矣然以律之字義思之彳者天行也聿者立表以測日景也亦是因日景之長短以定竹筩之分寸積黍飛葭侶屬好事之臆說未必其盡然也以其絲毫不可移易故通為法律律令之用贓賍贓隱畜也從臣從戕自天子至于庶人多臧厚畜未有不自戕其身者獨言臣者尤當急公者也故即轉為贓私之用

因轉復借為臧美之用訓善也蓋多錢善賈之意後
止為善所專藏加草賍加貝竟昧所從來矣試一覽
漢書為之憮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如吹六律莫可紊也有否有臧其律安在失律
未有不凶者何竢對壘而決勝敗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中句

此彖辭之所謂丈人也剛柔得宜懼而好謀一陽為

之主羣陰讋服而順從此豈為臣子之常道以當他事則君弱臣强之嫌見矣惟在師中則内外一德三軍知將而不知君无有旁撓進抗之象故能如彖辭之吉而无咎然其師師非好為專制也非敢于要功也承王錫命之再三乃敢奉之而行天討老成持重正見于此　愚按兵法以五起數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一軍軍有將皆命卿為之言萬二千五百人為師者謂師必有

前後左右中五營始成行列五師各五千人方可稱爲師也卦五陰有五師之象二陽居中軍有命卿之象據師而言則如此若自三軍以至百萬皆以二爲大將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懐萬邦也

將帥行師弔民伐罪其權如此其專也然而非將帥所敢擅恭承天子之簡擇受寵任以行天討王之命將委任眷注其禮若此之隆重也然而非富天下非

黷兵咸懐此萬邦之民顛連无告不得已而命將出師也

寵寵貴者之居也從宀從龍人臣受君之殊禮得建蛟龍之旂服衮衣繡裳之服是其所居之室有龍也以章殊典詩為龍為光荷天之龍皆釋寵也古寵省文作龍

懐懐念思也從心從褱挾也槖也言中心藏之而不忘也

邦邦王侯境内之稱從丰從邑丰者聚土為畺界也古文作㘥從十者定其八方之位南面而聽政也從

口者畿甸之經界也從止者卜地定都子孫世守止而不遷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以庸下之才本非民望所歸而據于丈人之上在軍旅之中无德无能但乘輿以主其事坤坎俱為輿三介其中下有一奇載之故有此象尸主也行師如此則將帥之權不專三軍之稟不一无不敗亡者也其凶奚疑輿尸而歸本于注疏師徒撓敗亦已足矣何

以反不見于象而偏言輿尸而歸兵刃既接横死原野以車載尸亦坐而談兵之語非親履戰陣者也二為剛中之賢將但專一以任之自能成功參以他人无不償事

㦸輿以車載物之名從車從共象多手同挽之形御兵車須百人有衆之義故云輿論尸尸主也象坐以受祭享之形本祭祀之主借主其事皆曰尸詩誰其尸之有毋尸饔俱是又借陳也祭祀之尸无登降揖

遯但陳列而已與死骸之尸稍有不同死尸竟横臥作〻祭尸則曲其足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輿凡事不同凡事不可計功利惟用師无功則有大害矣大君使弟子參主軍事豈欲其敗乎乃欲要功之速耳不知求功之速乃所以害之不特无功之可成而且大无功可不戒哉　陽為大二是也三偏裨主事雖有丈人亦无能為即二亦至于无功

六四師左次无咎

陽為左隂為右兵法右為前左為後士卒尚右將軍尚左六四隂爻當右一也兵宜進不宜退宜前不宜後當右二也九二為將軍六四為偏裨為士卒當右三也今也師而左次有止而不進之象履險知危審時度勢可免敗亡之咎兵家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三五同功三恃五故敢輿尸二四同功四從二故能左次二陽也將帥也本在左

𠂇左象左手之形俗加工作左𠂇次不前不精也象以草遮天免于露處之意未可以前聊住于此不求其精也借爲次序之稱言不前則次也小篆從欠從二作𣳾欠取不足之義二取亞于一之義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師以右爲常左次而聽命審時用權以合經亦未失其常道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先王寓兵于農農隙講事以修武備欲田獵之有禽尚當奉言詞而執守有禽謂獲禽言謂主者之號令執言謂稟其號令而使衆人奉行也田獵以供祭祀賓筵非有生死存亡之繫然而欲得禽獸者必聽虞人之約束以從事始可无咎人君命將出師既令剛中之長子帥師以致天討聽其指揮不撓其權則可以坐收成功矣乃復使不中不正之弟子乘輿而尸其事此否臧失律之所自來也其亦昧于田獵矣此受

國不若愛禽者也欲以正人其能免于凶乎　先儒多以奉詞伐罪師出有名解執言此皆後世功利之論非先王大公无私之意也語云欲加人罪何患无詞湯武興師天下信之何必執言以往又與師師興尸有何關合春秋戰國之習中古所无人徒見漢高數項王十罪更始罪列王莽天下人心響應袁紹討曹操揚玄感討隋廣徐敬業討武曌未嘗不慷慨淋漓使人流涕者也究亦何補于事哉而乃為大君出

師之首務乎非通論也　二以一陽統五陰有空國而從將帥之象嫌疑之際人臣所不敢居謂之長子則視國如家視君如父可无猜忌矣自二至四有震象震為長子繼體出治尤其順者弟子對長子而言季少喜事好為更張正與丈人相反者也如後世監軍觀軍之類於戲晉獻公之將申生靈武之正大位雖為父子猶難言也而豎儒以謂衛輒拒父春秋是之㫖言于朝廷垂之于史冊以博一日之富貴其亦

无人心者矣

禽走獸之總名從今從禼當屬諧聲諧聲必有會意者存不止于走獸之總名也愚按禽獸二字皆田獵之事用犬曰獸用械曰禽今乃金之省文也指刀箭之意此皆小篆之妄作支離緊縛失聖人易簡之旨俗以為羽族非是借為凡强伏之用俗書加手作擒小篆别有敍字俱不若借禽為當古文禽象掩取獸形然不可攷執執守法也從卂逆從丮象手持物纏繞

之意取有大罪之人明正于法也借為凡操持之用专長從上從人會在人上之意凡同氣居先齒爵才德居先咸曰長與進長之長異小篆失本字惟借用愚按元字亦取人上之義或小篆兼元古文恐元長相混故借用與帥帥統軍大將也從阜從巾居高倚險而建大將之旗士卒之坐作進退一視其指麾也巾帛之全幅者轉入聲與率通用惟將帥能統率衆人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以柔中之君而應剛中之將其行師也剛不失之猛柔不失之弱亦庶幾矣奈何又使弟子奪長子之權乎此豈弟子之罪與實使之者不當也小人平居猶多敗類得與軍事決裂敗壞无所不至矣誰為為之至于如此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位在師終則險往而順極亂去而治臻師道告成將

師反節奏凱以告大君大君乃命于天下曰凡爾將士有勲勞于王室者大當受茅土之錫以開國位于五等之爵小當與采邑之封以承家班于卿大夫之列爾侯爾卿宜爾子孫世保其禄位以受无疆之福惟永以小人為鑒戒勿貪其諂諛之言爪牙之才而妄用之其害于爾家凶于爾國所必至矣如曰小人則雖有功不可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則功同賞異何以服天下小人行師是為與尸何功之有小人而多

金帛所作所為豈盡循良未見其可忌功臣之乘我
敝目之為小人此三代以後漢唐之猜刻逆天以遂
私者之事惡可以注經

闢開象兩手啓扃闢門之形通凡啓發之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用師以正天下及其成也无濫无吝无功高而
賞薄者无功微而賞重者當其功而受賜以正始亦
以正終是之謂正功小人趨利公侯卿大夫之門彼

所必往將誘夫有國有家者日尋于非僻以師治亂而亂復從治肇曰必亂邦可不畏哉

𤔔亂犾襍而无緒也象兩人各出一手以掾衆絲糾結而不可理夫治絲有道取其一糸置之于架緩以抽之則緒得𤔔治之謂乚以一人兩手而繹一緒〻者緒也冂者架也小篆置𤔔字不用以亂治為𤔔亂別借水名為治使往哲制文字之至理精義棄而莫講甚至以亂治臣十人為戡𤔔亂之人繆可勝道哉

於戲白首窮經而未閑于小學雖欲躐等其誰信諸
古者兵農合一民是也文武才兼卿大夫士是也所
以平定禍亂者此人所以坐致太平者亦即此人安
得有所為小人而能建武功若陳項韓彭者乎及至
民分兵農仕異文武始有獷不知書者負其血氣之
勇暴虎馮河出而為將帥敗則反身事讐行若狗彘
而不以為恥幸成則蔑視君上强梁跋扈而不可約
束此皆後世无真儒徒知誦章句習步趨以為先王

之禮義盡在于是不識濟世安民之學問為何物乃以除殘伐暴之事棄而委諸小人又欲自掩其所短曰此武夫之所為也非性命精微之道也遂使歷代无王業百王无善政所由來者然也小人不可有爵土但優以金帛无乃視兵農為二途判文武為兩道耶

䷇ 地下水上 比

聖人平定禍亂不得已而用師一戎衣而猾夏屏息

矣奸宄驅除矣拯生民而出諸水火日出日入戴之如父母朝覲訟獄悉歸于一人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之人亦反身而從之此比之所以次師也師以一陽在下而統衆其衆順從將之象也成功之後權復還于上而為比比以聖主當陽照臨萬國薄海内外罔不順命人君之象也然以九州之大人民之衆皆來親附何以能无壅隔之情何以能通呼吸之氣則建國親侯有其制也以天子而親諸父諸舅一人可

握其大綱以諸侯各親其臣庶萬國可視夫指掌農
夫朋酒得以躋于公堂五等玉帛无不宗于元后襍
卦比樂師憂惟聖人有憂故能樂以天下也其卦上
水下地水在下則為江河而成險阻水在上將為雨
露而成膏澤凡其濡潤必歸于地地之載水水之依
地其親切比附若一身之血肉血肉稍有凝滯則發
為癰疽地水稍不和合則崩潰隨之後世之君民其
疾痛痾痒緜絶而不相關天子一位孤高獨出于上

无階級之可攀小民甲弱陷伏窮愁于下非撫字所能及但以剛强威武之力箝束乎天下太平無事敢怒而不敢言一旦有變于今而得反蓋未講于比之道也卦之六爻除一陽當大君之位其五陰皆列國諸侯也初處地最遠國小民弱其誠信最真二以得君之專方伯連帥率與國而朝宗三以上下之交水土相和其比人獨容有小人之道四為近臣參贊謨猷无所用其違拂上負險自固所謂不寧侯也此侯

國之比于天子者而臣民比于諸侯在其中矣師開國承家亂終而治始此比之无首治極而亂生一治一亂循環无端不可不知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一人首出萬方快覩天下无阻化之民君有臂指之勢兵革全消熙熙皞皞比未有不吉者然天命靡常人心歸德不可以今日之雲合響應而遂謂萬世不拔之基也原追溯也筮度量也當追原昔日之天下

何以至于變亂而用師何以懷來而能比吾之所以度量經營其為君長人之道必使之悠遠而正固所謂元永貞也乃得无咎茍能若此則向日之不朝不貢指為不寧者方且執玉帛而來矣其敢有自阻于聲教者乎于此而懷觀望之心恃遐僻之險後時不至者亦不齒于百辟之列直目為後夫矣逆天違人自取其凶也　原地象永水象

比密也二人為从從反从為比言反身以從人也

說者或以比而不周為礙謂比有抑暱不正之意古文夶比從兩大相並乃以正相親也卦名宜用之愚按域中无兩大卦之六畫一人當陽羣陰反身聽從所以為貴如云兩大則是抗衡矣惡得有萬國來王之象乃比（邦汝切）並之義也非比也人君所患在過于高亢貴而不親不虞其親而不貴也厵厵原水本也從厂（岸字又讀若儼）從三泉泉之所本必在山厓其出必有數穴也借凡初始及窮究之用因周禮原蠶又借為再

之義高原平野之原别作𨖍邍與此有别今通用原

𡩋𡩋安也從宀從心從皿恒人居室飲食不足罷物

不備則心馳騖而不安既有宫室之居飲食罷物之

奉養體逸而心亦𡩋矣朱來麥之先熟者禾成于純

陰之月其穗俯麥成于純陽之月其穗仰故來從禾

而仰其穗旁兩从者指其芒刺之刚也種于往歳之

季秋熟于來歳之孟夏故借為往來之用俗以其混

加彳作徠俗又忘其本也加禾作秾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為人君而天下歸之斯得民矣比者吉之道也其比之義若何蓋君民交相倚輔之象也民非君何所統一强凌弱衆暴寡欲不能遂患不能除天下紛襍而人不可生活矣君非民何所施其政教城郭宮室饔飧祭祀俱廢而莫舉雖曰聖賢亦一南畮之耕夫矣故其相須相倚如車之有輔也車行无竢于輔无輔

則將何以支其傾覆民之比輔豈僅僅轂向輦轂之近乎凡為其下之臣民皆順從而无違背天下一體之象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卦之九五向也除殘去暴令也立乎天位剛而得中故能若是也不寧方來者上下二體五陰皆仰承九五之一陽心說樂而志感應也後夫凶者天下大同一夫梗化行將何往其道途窮盡而不通也

輔輔夾車也從車從甫如老人用丈取其持危扶顛

之意詩无棄爾輔員于爾輻加木于旁夾持之以防傾側也故曰輔車相倚又車之小者兩車相傍而行亦謂之輔車借為人之頰車骨亦以其上下相倚也

借輔弼輔相義同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雖附地然汎濫洋溢何以遂其百川朝宗之性大而為江為河小而為溝洫為畎澮分疏其脉絡連貫其血氣則水土和平永无崩決之患先王

明于此象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不過作之君以統億兆之比耳地開江河以納溝澮之比人分侯國以受臣民之比故建萬國而不私親諸侯而不忌端拱在上不病其孤危殊方異域不苦其疏逖則此萬國者皆可以迭有天下此諸侯者皆可迭為天子顧其德澤之及于生民者何如

親親至也從亲　新從見凡傳聞臆度已為若此及乎身至其地而目見之則又絶非舊識而惟覺其新矣

借為戚屬之稱路人則數見不鮮戚屬則終身如一日時見而時新者也親近親愛皆同此義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去五甚遠遐陬僻壤遥被其聲教亦由在上之仁聲仁聞先有誠信之足以感動其心而後疆域不能阻其向往道里不能隔其歌思是有孚比之也聖作物覩所比固宜自能无咎然所處之地既偏欲以小國弱侯仰禽天王之德化則孚信之發越必誠中而形

外若物之充積于缶而盈溢也初應在四而不在五非盈缶則孚不足以上達四為五之近輔君聖臣良都俞相得初因應四以孚于五坎主膏澤施及于下无遠弗届故其終也有他吉之來矣以非應而受福故云他吉　上有孚天子以誠信感諸侯下有孚諸侯以誠信應天子

缶缶瓦器所以盛酒漿象有蓋之形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之比五本非正應其兩孚相感亦云異數不必身親天子而已獲其福此之謂有他吉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以柔順居内卦之中與五正應雖二體相隔為藩輔之重臣左則率初右則連三以同比于天子其所臨涖之一境田野開闢人民樂業為能先自治其内而歸功于上得侯邦之正道故吉也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荒其事以事上茍且以循虛名雖曰從王亦自失矣
二能先修其國中之政治同與國而述職于王所非
務外而遺内者故云不自失

六三比之匪人

位居地上近與水接黏膩膠滯不可解釋小人之交
暱昵阿私比而不周應上為无首之夫近附于四又
屬趨權依勢之幸竇比之皆匪人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爻非其道交非其人不亦為此身之累而自傷乎

君子以爻輔仁爻也者爻其德也不可則止割席離

羣亦君子之所有但不可如泥水之相和即欲擺脱

而不可得則其為傷也大矣學易者慎之

傷傷創也從人從昜音義同　昜陽本欲升為雲氣所揜

而先晦人本少壯為天年所限而短折亦猶是也借

為凡傷害之用又作殤以別之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水體宜流而就下五為坎主四不能自行惟上輔于五為天子公孤之大臣公而忘私遺其內顧而外比之者也得大臣之正道故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輔弼之任遇中才之主自當匡救居多未可雷同阿比以媚于上四所遭逢乃不世出之賢君惟反身向外而比輔之非比君比賢君也天子當陽其才其德皆超出乎臣民任公孤之責者直從乎上而足矣

古者九德為天子六德為邦君祿位之等級盡然夏
后殷周之盛俱若此故臣不能勝君下不能及上不
必有犯顏諫諍之事即一堂之商確不過至于吁咈
而已從上豈易言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一陽湴乎五陰聖人而居天位舉天下之幽潛隱伏
无不出而從王近説遠來顯然知聖主之當親非偏
黨私比之可擬者故曰顯比當此之時萬國朝宗災

祲不作戢干戈弢弓矢无事于兵革但因田獵以修武備王者之田馳驅進退以三為節周禮大司馬仲冬大閲立三表蓋其義也王仁好生无禽荒貪獲之意禽之左右去者不殺向我來歸者不殺惟背而往者則取之蓋去其三而取其一前禽之所失者多矣不特王者然也即從役之邑人盡體王者之心以為不必告誡之煩而其恩及禽獸者已如此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豈非聖王之盛治與吉何如之　如

云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天下茍有梗化之民俱背畔而去盡皆不追人人效之不幾成一獨夫也耶其于禽也來則殺之去則已諸不亦畏强而欺弱也耶俱因不識象傳順逆二字蒙朧自蔽以至誤解經文耳

㬎顯按微杪也從日從丝幽日光之下幽者俱顯小篆加頁首作顯注頭明飾也佀以絲為綴珠玉之物而加于首乃冕旒之意不從幽也總不若止用㬎為雋永而可思驅驅馬馳也從馬從區區有分別之義

馬雖馳驟亦不可亂而至于蹂躪故曰範我馳驅古文作敺毆宜為敺逐敺樸之用孟子敺魚敺爵正用此歬前不行而進也從止從舟言人止于舟中不必步行而可前進愚按前字楷書有刂以謂刀乃剪之譌殊不知俞俞字為亼集舟順水而行則前之刂亦或為截舟之水與其義正相類也小篆失而求之楷禮失而求之野也然此亦臆說不敢遽信譏誡敕也從言從戒謂以言相警備也古止用戒加言侶

贊

象曰顯比之吉以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凡一陽五陰之卦皆以陽為主而无如比之一陽居君位凡卦之九五皆中正而无如比之一陽臨五陰顯比之所以正中為尤貴也逆為迎我而來以面覿面有降伏求恩之義故舍之順為同我所向以背當面有悖畔違戾之義故取之所以失前禽不尚多獲

也邑人豈能不誠而自明蓋由日親在上之德化好生惡殺使之亦由于中道也

訝逆迎也從屰逆從辵春秋迎女俱作逆女不辯而舍逆之義自明小篆與屰混俗但用逆諸儒不知其故令繆誤至此

上六比之无首凶

窮陰阻于一水之外負險而不順從不知首之所在人臣事君如股肱之于元首欲親輔而无其處將焉

往哉至治之世有此不寧侯其凶宜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進退无所據人不親我我不親人子然孤立无所歸向終究竟之謂

天下一統大道為公下比于上而有主上比于下而得衆莫善于比然非建國則邊鄙窮鄉不得同夫畿甸非親侯則鰥寡孤獨何得沾其膏澤三代以還天子不列于一位下无公侯之次第為卿為相者如庶

人之在官應徭役給使令而已即有貴重之勢亦不過盜竊其權柄以弄一時之威福上之賤民民之疾上也久矣安得有相親相比之情乎有苗逆命舞干羽而不誅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招來不以一夫之阻化忿怒而加征伐並育並行歸于至治於戲盛哉

師比往來皆以一陽為主在師中王三錫命顯比王用三驅其反對也各歷三位故皆曰王皆曰三師初在水下隱伏閉塞否臧凶也比上在水外限隅斷絕

无首凶也此以文言者也五為君位在師以畋獵奏武功在比以武備寓驅禽三四為介三與尸比匪治事接人俱不以正故無功而有傷四左次外比左次就二外比親五各隨所主也此數者俱以位不以爻又一變也

☴☰ 天下風上 小畜

小畜繼比者天心民心既歸有德為人君者當思所以畜養之不則豈能久比哉物之始生養于天養于

父母需是也民之既附養之惟君矣小畜是也然而謂之小畜者何也以養民非養賢也畜有以牛治田之象播時百穀經畫井田皆養民之法也牛為農家之重物耕田之暇兼以服襄庶民駕牛車大夫始駕馬也其卦合風天而成象風之為物自下而達上愈高則愈勁風行天上莊生所云扶搖九萬里者正此之謂散鬱結收溽濕披拂旋繞則為利騰播掀飈則為害天本長空風無形質任其東西南北無有阻礙

無往不入上能鼓盪雲雨下能震撼萬物未有不靡然而從之者故六四一陰得位上下五陽皆應之是以小而畜大也王者之養民也使之飽食煖衣亦畜之小者也先儒俱因大畜彖傳能止健一語并及小畜以畜為止且引孟子畜君何尤為證遂忘本旨愚按彖辭爻象及夫子三傳絶无止義大畜山天立卦以山故止小畜風天其止安在如以六四一陰止五陽姑勿論其力有不能即以陰柔邪媚而成其畜何

以六爻絶不露其微旨何以六四居然无咎觀象觀變玩辭玩占咸若未確不敢信也惟積畜之義則兼有之積畜正所以成其畜養也彖言密雲不雨時可耕而雨未至初之復自道未及耕期而牛得往復自如于田閒之道路也二之牽復牽牛復至于田閒以服耕也三之輿說輻農事正勤无暇駕車說其輻示不用也四之血去惕出農事稍閒可須臾出入也五之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者言耕種既竣其牛無所事

攣如以繫之倘同里同井尚有不及耕之田則可助其不足也上之既雨既處乃雨暘時若无桔槔灌漑之勞悠然而安處也家有收貯可復修説輻之輿而載婦農家娶婦以牛車載之也文周彖象合璧連珠實理實事隱隱躍躍後儒自不見耳經生欲執傳義以絶人經斯亡矣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六畫以一陰畜五陽人臣佐君以養民陽大陰小君

大臣小二體風行天上以無形養萬物雷雨之所生畜者大風之所生畜者小故為小畜風無體質鼓動于太虛之表莫或阻礙人得所畜自然暢達何有不亨通者天氣下降已化雲而將成雨但風正上行其勢方銳使雨之欲成未成者皆就空中而飄散雲雖密布雨未即來待膏澤者仰望而多饑渴天下之大四海之廣未必皆然自我西郊之一隅觀之生民有不勝其顒顒者矣殷末周盛三分有二王室如燬父

母孔邇文王于此翼翼小心不敢正言天下之晦冥而
屯膏僅託言吾民之艱苦天王聖明終身服事于此亦可
見不知論世以謂自我西郊不成文義可云荒矣
川𠭏小畜小中丨指小兒在襁褓手足併斂于一處
不分左右也旁二丨者指父母護翼之事也畜田畜
也象以牛耕田之形古作𤲸𤲸象兩牛共治一田之
形古人多耦耕也牛為農家之大物服軛耕田在所
必須精心竭力以畜養之故獨專其名而六畜皆隨

其號所以牧物等字亦惟牛得擅之借為畜積之用言有畜則有備畜備則委積矣因借復借又為止畜之意言委積則壅滯矣轉讀若觸謂畜養之禽獸囹

密山如堂也從宓聲同安也從山借為謹慎遮蔽之用以義推之密雲直當用冖冂者從上揜下之謂象覆蓋之形自覺簡易而明顯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卦何以謂之小畜也以六四一柔得位人臣近君在上者賴其輔弼以代君宣化而養人在下者仰其命令以瞻恩膏而求養上下五陽皆應一柔故曰小畜也天行健風象巽健則剛過剛必有捍格而不能入巽則柔過柔必將委靡而不能强惟健而兼巽无乎不宜二五兩陽以剛居内外之中同德相應而志得行言非僅六四一柔之得位已也故亨天下人情物理止柔道而剛不行未可言亨必剛柔並行乃得為亨

雲必凝定然後爲雨雲而遇風其勢尚欲他往未即凝定而住于此雖密奚取焉西郊之民縣望雖切其恩膏未能施行而普徧也　愚按卦辭本言亨矣彖傳諸文俱釋其暢達曾無有畜止之義若云因施未行三字施未行者正文王之德化大行但未能如天子之即及于天下豈得云畜止所以然者特嫌風迅雲流而不肯畜止耳茍能畜止則何患乎雲之无雨也讀易不能觀象則理爲虛理未可據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陽氣外固陰氣内斂陽包乎陰之外陰之斂束在内者漸漸解散則為風風行天上陰陽之氣涣然離析其所畜積者小矣故云小畜君子覩于此象恐巧言令色表襮于外則中之藴畜或寡故凡容貌辭氣發為彬彬彧彧之文采无不本諸心性之至德抑且久而不息壹而不襮專其懿美也詩好是懿德書懋柔懿恭是也懿文德其所藴畜莫測其涯涘矣

懿專久而美也從壹從久從心人心能專壹而不貳悠久而不息其為美也蘊于中心而徵于詞色豈色莊者乎小篆從欠者久之譌俗楷從次則縱恣矣烏能專而美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天本上者也高而无際今在下卦之初亦云卑而下矣盖以其氣或升或降降必復升升必復降往來反復而不已此天之常道也不以在下而為卑不以在

上而為高君子之于時也不以窮約而自困不以通達而自移其道自若也上有四之正應從此復升有何躁進之咎但見其吉而已

術道路也從人從行道在于地不行則地已茅塞之矣行則為道用之而成路也大哉聖人之道非虛位也非虛理也待其人而後行行則始可謂之道或作䢖從辵從首言首之所向足之所履者是也分隸用之與道同意復見復卦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陽既下復將由此道而上升其義如是固應得吉

道路也義人路也大道正路天下共由惟君子知之義者宜也隨時得宜以合乎道

九二牽復吉

三陽同體進則俱進初應四將復上矣二亦牽連而復蓋初四正應上與小心忠藎之大臣遇二五同德上與陽剛中正之君遇牽連往復致君澤民自能得

吉　隴陌之往來與途路不同途路之行一過而已畦塍町畔日事耕耔一日之内倐來倐去其行如織故兩爻皆言復復重復往來之意

牽牽引前也象以縻引斗（指杭從古索之省與畜同事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有剛中之德進以禮退以義非漫然隨人者豈肯其因人之牽引而自失其守也

九三輿説輻夫妻反目

下卦三陽一體爲輿甚壯巽木善入委積過多重不能行二三並位牽者反在于後三五同功攣如者繫之于前有不進之象故云輿説輻三老夫四長女陰陽密比有夫妻之象然以柔乘剛夫制于妻又非正應而異體睽隔有反目之象反目者目上視而作怒容也　卦之六爻惟輿説輻有不進之義天雲西起巽風東作雲郤于風而不能成雨者以其不能逆風

而升也上下相介故有此象不可以此總括他文

輻輻輪轑也從車從畐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輻乃輪

中四出之木中容外踈本附于轂末綴于輪𠨷反覆

也從厂從又厂有傾側之義以手反之使歸于正也

通爲背畔之用古作𠨷一又即寸之意◎目主視之

官也象形小篆省作目便于附文之結搆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柔能制剛陰能制陽妻能制夫天下之常事也原其

始不過一念溺愛之私耳愛之至則惟恐拂其意而生畏至于畏則行止之權專于婦人矣雖怒目反視豈能變其積漸哉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其身不正不能正其室家者也

室室堂之内曰室從宀從至言屋之幽深者于此而至矣古作囪象四面皆壁前有牖以通明以人所棲息之處故借為妻之稱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血當作洫

以一陰得位居上下五陽之間而陽皆應之五陽剛中正四柔順輔弼得君甚專苟非誠信之相孚何能有是士君子處畎畮而樂道獨善其身其濟世利民之志固未嘗少離于懷也今既得君民之交孚則已不親乎溝洫而去之矣去則出而有為矣夫隱居躬耕窮約自修其事易出而兼善天下任大責重其事難必危懼以圖之兢業以行之不以出為喜而以出為惕乃得无咎　血為人身之至寶與氣並行斷無

可棄去之理去則死矣不得已而曲爲之説曰去其傷害傷害何可言血總皆洫字之假借不加偏旁遂有此譌與乜上需四渙上同也畜有以牛治田之象故彖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爲溝洫无疑雨之所阻在風四本風主至此則孚于上下而无害于稼穡矣惕者人心之戒慎恐懼終身不可忘者何云可出從來注傳含餬影響俱未爲得

杏夳人相違也從大即人也從乚柳匡也言人將有他往

必備餱糧實于己以隨行也莊生云三月聚糧皆此意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士君子之出處既度于已必審于君已有其才與德君不能用雖出何為四之有孚惕出與上志同道合无不濟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小畜之君畜養天下人民者也是豈一手一足之力

所能勝乎必有親信之大臣與之相孚彼此之誠意兩相維繫而不可解有孚攣如之象也君以臣為鄰書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是也人君而知稼穡之艱難急農事而貴五穀民可使富也民富則君富矣君富非為逸樂之資而獨安侈泰亦將推及臣鄰臣鄰復及于黎庶則民可長富而我之富亦可長守矣

𢿧攣係也象三絲交結之形聯戀二字通借用之小篆作𢿧從言者中糸之譌加手者贅也富備也厚

也從宀居室之意從畐飲食之意古者有德而後有爵有爵而後有禄有禄者為富始可不畜牛羊不事耕耘居室而享飲食也䢼鄰五家為鄰從邑從𨛜言邑人比户而居燈火烟炊相接續也借為相近之稱臣近君故為臣鄰古作㗊從二囗象叕邦城郚比屋垣牆之形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民富而後君富君富則臣鄰俱富矣豈一人之獨樂

乎獨富者庶民所不忍為而人君忍為之乎財聚民散獨夫之事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句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雨句處句婦句

風過則雨來向所謂密雲者至此而既雨矣向所謂尚往者至此而處矣昔之勤勞辛而逢年可以安享凡為民者无不沐君上畜養之德衣食已足婚姻以時向所謂說輻之牛車至此而修之以載婦矣家之

不造恒起于婦人有室有家男女之正然不可不知所危厲也向所謂反目之妻至此載婦者當以為鑒戒也婦之于夫臣之于君有日與月之象月望則食而至于晦幾望者言將及于望也持滿守盈惟恐其過盛君子于此尚欲有所往其凶必矣　或問貞厲以下繼之月幾望君子征凶二語似與上文不相連貫亦與全卦不甚關切何也曰君子愛養生民飽食煖衣云既富矣恐其不能持滿守盈至有越分之事

則近于禽獸將思所以教之申孝弟而興禮義也月望則食征何為乎

旣既小食也從皀從旡反欠也 人食後穀氣充盛元氣未舒轉之時謂之小食者言少食則不至于逆氣矣以釋文寓戒也借為凡事已成之用扒處止也從夂老人持丈之形從几入所凭倚之器指老人凭几而安居之意轉去聲為所止之地加虍作處為慮事處置之用輂載乘也車任物也從車共愚按車之制也

本爲軍旅之用所以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籀文輚車以兩輪而建雙戈戈本車中所有之物是載但諧才聲不當從戈也凡屬軍中需用者悉以兵車載之若斧斤釜甑米粟材木等類總指爲才也借爲記載載言行也轉上聲假人以歲爲載記年重疊如車之載也朢望月正與日相對而光周徧也從月從亡從王挺王者日之將沉月之初升兩相舉于地端也亡者月盈則食從此而至于消亡也以

其東西對面故借為瞻望之用轉平聲義同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處者食畜養之德家有蘊積可以載婦也君子征凶者物忌盈滿往則有疑之者矣疑不可居也

君臣疑則畔夫婦疑則睽

☱☰ 澤下天上 履

比有庶象小畜有富象履有教象衣食足而知禮義富而後可教也詩曰既富方穀是矣履之所以次小

畜也人之踐履各有章程無過不及此禮之貴乎中
庸也子臣弟友當然之則愚夫愚婦可勉强孝忠敬
信及其至雖聖人亦不能无憾當其制度則剛正而
不可踰越至于持循則悅樂而無所痛苦履虎尾者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謂也不咥人亨者禮之用和
為貴之謂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達道者何君子
所履也劉禮傳之大學中庸兩篇而孤行之蓋由視
禮為麤蹟而別求性與天道不可聞之微旨以為上

達至使愼獨未發紛紛聚訟豈知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恐非麤蹟所能臻者大學之修齊治平中庸直至參贊位育無聲無臭亦只形容禮之至極爾今欲割去本原别尋玄妙幾何其不入于釋氏也其卦上天下澤天至高澤至卑乃位置之本然絶非安排湊集之事澤氣通乎天則為雲為霧上輸于无際天氣通乎澤秋季而水泉涸春孟而水泉動夏澤反寒冬澤反燠下亦入于无際其分雖縣其情實通位連

西北同為金體從革以變其習鍜鍊以堅其性以之型範則不易以之利用則不阿金磨水止充明煥發文采可觀或曰水澤一也天水則違而為訟天澤則和而為履其故何也曰行者為水行則形相背而氣相隅止者為澤止則形相並而氣相貫天與水違行指其行也上天下澤言其定也西北正北雖並立而從此分也正西西北既並列而永不移也人之飽食煖衣逸居无教則近于禽獸聖人憂之故制為儀文

度數登降揖遜之法父子始能親長幼始能序男女始能别使動静食息盡有常經須臾不可離不睹不聞不敢怠如天行之健无時而或息如兑悦之和无往而弗宜上為踐蹟德之基也下為承藉温恭之至也以悦承剛衣冠可以化强暴以剛制悦不流所以節和行上之化下惟禮可以已之下之格上盡禮不以為諂莊生云料虎頭幾不免虎口又曰虎媚養已者順也虎至不仁避其兇鋒而順之亦有御之之術

憂患九德以履為首文王之小心羑里自釋孔子之
弦歌匡圍自解有禮者死地可生無禮者胡不遄死
聖人處憂患惟禮而已禮欲讓不欲僭禮欲平易不
欲崎嶇初二得之禮欲敬慎不欲恣肆三畔之四得
之禮欲回顧不欲果決上得之五失之　二體六爻
合而觀之有兩履始終之象初素履履之新成者未
曾踐地尚潔白而不受汚也二履道著而行路者也
三眇視跛履不審燥濕不擇夷險蹂躙其履者也四

履𢡖𢡖愛惜其履擇地而蹈者也五夬履踐蹈既久破壞缺損者也上視履履已敝而脱去之回顧殘敗之形計其所著之年月與其所行之道路而追惜之者也聖人以動容周旋之盛德寓意于一履之微使人觀玩而恍然神矣哉

履虎尾不咥人亨

人生有身即有動止有動止斯有容儀動容周旋中禮即為盛德非因待人接物而始生非因不睹不聞

而可忽發于身則為喜怒哀樂徵諸事則為三百三千然非臨時所能卒辦必私居獨處常若見大賓承大祭莊敬嚴肅養之有素而後泛應曲當舉錯合宜卦不言禮而言履言禮恐人有遑之之時言履則動靜食息莫非履也履者足之所蹈也在上之事也履者承藉于人者也在下之事也守身絜矩前後左右無不在其中其所操持豈有他道惟戒慎恐懼而已常人之情肆多而敬寡一暴十寒禮不足以勝己故

以戒慎恐懼為難君子立身有敬而无肆純一不雜已盡克而禮盡復故以戒慎恐懼為樂履虎尾危之至也不咥人和之至也從戒慎恐懼而來然後能動容周旋中禮莊生所云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獸不亂羣鳥不亂行至人無死地者也蠻貊可行九夷何陋禮之謂也禮有不亨者乎

履履足所依也從尸從彳從夂從舟履物為踐履于物為藉尸者人坐也彳者人行也指在上之踐履夂

者綏以隨人也指在下之藉履舟者上乘之下承之有以將敬庶无徑行直遂之嫌然取義槃瑣古文從頁從足從舟作𩒱頁指乘足指承舟指載義亦相類

虎虎猛獸也象形稟西方金氣而生其性剛暴夜行以一目放光一目視物

尾尾鳥獸尻後垂毛從尸從毛之倒也人之生也直以首足定上下鳥獸之生也横以頭尾定先後

𠱣啞大笑也從口從至人大笑則口開之至詩咥其笑矣讀許既切轉入聲借為噬嚙之

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説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者乾剛兑柔兑以一隂當乾之介柔為之藉履而剛踐履之是柔履于剛也剛柔相得人情和樂非勉强矯柔之所能為自然而然合乎天則下以説而上應乎乾是以履虎尾而能不咥人故亨也天下之制度文章无不定于人君以之化民而成俗靡然聽從

奉為一代之典則莫敢非議如不善而莫之違也如禮何有德無位不敢制禮作樂人所共知有其位而無其德自以為德侔天地功冠古今無道行之貴極無位厲民自養以昧昧之心胸行狂亂之政事而皆指之曰禮曰禮是禮也夫誰得而正之乎九五以剛居中而得正有其德矣履乎帝位有其位矣不偏不倚无邪无曲施于近者不媿心加于遠者不病民可以祖述可以憲章聖人而為天子始能不疚夫富貴

之習染最足以愚人耳目淫于聲色心志汩于驕侈自以為是不悟其昏迷豈知聖王之心金鎔水止內藏允明先洞燭夫高卑之理民物之情故能舉而錯之以成彬彬郁郁之盛小大由之盡善盡美也禮豈易言哉

帝帝王天下之號也從二上從凵從巾上者指始祖也凵者指所生之系有長有次也巾者反出也古者三皇五帝之子孫列于天下盡為諸侯視其德之盛

大則朝覲訟獄歸之即踐天子之位皆此三皇五帝之枝庶也自後之天子遙奉其始祖之號曰帝言由上之苗裔迭出而君臨天下也與皇之義大畧相同皇皇從白從王言今日之王其所自出也觀禘祭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配享以始祖其義恍然可見矣皆後人追崇之稱與考禰同例降及暴秦西戎鄙人不知禮義惟以縱恣驕矜誇示得意見七國已僭為王遂輕蔑其名號事不師古合皇帝為一而稱之欲

以度越生人為盛典豈知僭擬死者之不祥乎借為天之主宰以王者稱天子故天如帝也又為果鼻之稱以華咢附于枝幹枝幹發于根本如人出于祖考祖考出乎始祖也楊桓以謂象端拱垂裳之形迂疏无義魏子才輩宗之可發知音之一哂者或曰堯舜稱帝見于生前唐虞子孫俱未嘗有天下追崇之說疑未盡然曰是不可以臆說定也子未學書乎書云粵若稽古帝堯則稱帝堯帝舜亦後日之史臣追述

之也夫言稽古應非望見顔色得聞聲音者矣唐虞至德極治其子孫自宜迭有天下故史臣稱之如昔之皇昔之帝也禹之傳子亦是開闢一大變故愚夫愚婦驚駭耳目有德衰之謗宇宙之事日趨日新堯舜之不為始祖自出之帝時為之也史臣豈能預定而逆料乎disposing疲病也從疒從久人病不愈久于牀席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上者莫上于天不可攀援而及下者莫下于澤不可践踏而至氣則往來相連貫分則斬截而無容假借乾兌皆金為正秋之令天氣嚴肅日月星辰之象俱光采而煥發澤體澄清漣漪紋縠之形俱明徹而溶淨乾之三剛臨涖兌之一柔承之為上下之介其下兩陽不敢僣越高卑貴賤之位始縣絶而不淆所以為履君子體其象爵于天下視德之厚薄而分等級祿于國中視功之大小而為隆殺農工商賈與庶人在

官各當其職無才弱而尸位者無勤勞而欺食者德稱夫位功稱夫祿上無陵下之意下無僭上之心豪強不得事兼并貪頑無從興怨望上下既辯終身安之民無出位之思而志定矣夫勢驅威逼未嘗不辯上下也然而下之功德或優于上上之才能或遜于下則民不服不服則生覬覦覬覦則圖僥倖其志亂覆胡能有定惟九德六德之無愆卿大夫士之各當則人人不願乎其外矣

米辯别也從五從十匀上下之規模齊八方之風氣南北東西無思不服以斯釋履真覺斬然不亂截然無過不及而定民志之義亦可想見小篆𨈖作辯辯獄辭也其義晦矣㝎定安也從宀從正營宮室而先辨方位也二十八經星曰營室曰東壁十月昏中正當午位古人視之為營造時候定其方向詩定之方中是也借凡寧静不動之稱

初九素履往无咎

居澤之下其體最潔在卦之初其行不染君子素位而行率性而履不加文飾粲然可觀以之往也天真不襍于物欲習尚不累其神明何咎之有　有素質然後可施文采有素心然後可加禮讓言繪事後素即知禮後素在履先奢寧儉易寧戚正素履之謂禮之本也　素履往如孺子之愛親敬兄絕无儀文度數而至性真情種種合禮聖人制禮不過因是而品節之爾

𥾅素白緻繒也絲之本色從𠂌垂從糸絲之初出未經洗練垂挂于架上之時借為凡淡雅質樸之用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五色釆章必有所藉而顯惟素者無藉于外而自呈其質色已爛然而不可揜矣初之素履率其天真獨行所願雖制度儀文之未足從此踵事增華无乎不宜

願願人頭也從頁從原人以頭為本有所期望則瀕

首而思及乎既得則喜説見于顔面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大道在天地閒本蕩平正直小大共由者烏得有竒衺回遹之事二居下卦之中藪澤與廟廊相隅修身秉禮草野之君子胸藏今古動有羽儀從容率履道路寛衍如砥如矢無險巇以動其心無隱怪以干其學坦坦而行閒居獨處得幽人之正云胡不吉　人生天地之中無論在朝在野持已與人須臾不可違

禮動靜語默皆所閲歴即皆有禮大而孝弟忠信小而登降揖遜事事合宜即為聖道峻極于天小人惟謹于明庭廣衆而怠忽于閒居獨處坦坦幽人即慎獨君子也養其未發之中以待中節之用修其達道坦坦无礙與避世傲物者異矣

𡈼坦坦安也從土從旦地以山水土為質山水俱有險阻惟土平易陰雨昏夜道路艱難惟旭旦之時明徹而无礙𢈔幽幽隱也從𢆶即幽字從山古但作88從兩幺

幺
言幺者微眇之至又加一幺則微而更微矣與幽僻通用後人以幽僻之處无如山因加山以別之而微眇之幺反借用此其字遂廢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世之理亂不可知其所遭逢雖聖人亦無如之何惟幽人之貞吉懐藏中德世治固先自治以待出而有為即世亂而施于一身一家天秩天序自有儀文不隨運數所推移者此之謂不自亂　處當路而動心

為富貴所淫也居窮約而失守為貧賤所移也遇蠻
貊而不行遭患難而不振皆不能自治者也不能自
治則先自亂矣烏能治人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卦五剛而一柔當上下之介為悅之主侵上擬下自
謂明于内外之故達于髙卑之道欲臆度情文以創
制典禮如眇者而謂能視眇雖不瞽然眇之所視其
見幾何如跛者而謂能履跛雖不痿痺然跛之所履

其行幾何無敬畏之心有恣肆之意其科條制度罔民罹民無所不至乃號于天下後世曰此典章法則也必欲奉而行之莫敢救正是履虎尾而咥人猶孟子云率獸而食人也不凶何待彼徒知虎虐在首項短而搏不及尾竟不虞虎之能躍身向後乎徒知挺刃之能殺人禮法所以安民者也何能為害竟不識苛政之猛于虎乎其故何也三五同功五為大君三為說主凡五之所施設三為之也三實武人代大君

而有所作為眇視跛履自以為是履虎咥人方以為快武人殘暴溢滅彝倫敗壞禮節反以為禮難矣

三當兊口在澤之上與天相接不得志則甘言善語以求說人得志則言莫予違以求自說澤欲升天其氣悍猛滔滔滛滛其象險晦于最有辨別之際現混𢇁紛紜之象三非大君之位雖易道變化不可拘泥就履而言有五之夬履當位已是為帝不容一卦有二天子蓋履之成卦在三三有專制之象為于大君

乃盜竊神器而作威作福者也故又知啞人之凶非虎啞武人是武人為虎以啞人也終必自啞不必言矣眇眇一目少也從目從少借為忽畧之用謂見不詳審而忽畧之也視視瞻也從示從見示者昭著而易見一舉而即得之古作眎眡從目從氐有細察端詳之意周禮皆用之古又省作䀡跛跛行不正也從足從皮人患足疾其肉損削惟皮裹足而已其行惟任一足而傾畸也武武除暴禁亂之稱從戈從止用

干戈以止暴亂三代鼎彝多從戈從亾无諧聲言不用干戈而自能戢衆有神武不殺之義覩此二字悍猛之夫欲盜其名未可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而能視雖亦有所見不足以盡其審察之量豈得謂之有其明跛而能履雖亦可舉趾不足以同于步趨之事豈得因此與其行小人處非其據遺禍于天

下至有啞人之凶位踰于分不相當也武人而大君信任之得以有為志雖強悍無有溫和之氣流行于情文事物之中格格不入太剛則折豈可云履

當當田相値也從田從尚尚配也古者上田每季一耕中田二季一耕下田三季一耕則地力有休息其所獲始足以相値孟子易其田疇言變易而迭耕之與當同義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越兌而乾四剛 正履三柔宜其平易而無險難然淵深莫測金剛難犯履虎尾之危也操持以敬懼之心有不得其當則逆于已而求之取于人而得之愬愬之謂也久而不忘終必得吉 四當上下之交正損益情文之際幾微之或失其見遠加民害將有不勝言者矣陽為君子質剛而志柔質剛則磨折不能變志柔則委曲而詳盡以戒慎恐懼行之自無債敗陰為小人質柔而志剛質柔則隨時遷徙而無定向志

剛則鹵莽滅裂而無忌憚以麤疎暴慢行之未有不顛覆者也三四當人位仰觀俯察俱其所事又當天澤之介上下由此而辯民志由此而定任大責重故皆以彖辭之履虎尾歸之四才稱其位猶小心謹畏而愬愬三位踰于才猶自為能視能履而咥人欲知君子小人之分无他敬肆而已矣愬愬逆于心而求通也從心從朔朔者月逆于日自此而明漸生人心恐懼如月暗之借光于日也說文即訴字訴告也聲

義俱同孟子赳訴于王用之今轉聲諧朔讀若寒者非是訴從言從㡿省逆而告之也然以字義推之一從心一從言自有不同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履不處以和行能敬畏則所適皆宜凡其經緯弛張平生畜積之志俱可實見之行事矣則愬愬者豈徒爲此不能之狀哉

九五夬履貞厲

剛中正而履帝位且有光明之用欲行則行欲止則止獨斷于心無所疑惑施之政事無敢阻礙若是乎履之果決也五本天位原為至高而所履者又為深臨深以為高孰有亢之者乎履當敬畏詳審決然而行危莫甚焉雖以五之正猶可厲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其權必歸之上焉者上焉者而惟言莫進其議禮制度考文豈能盡當周公之大聖其制禮也思兼三王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可謂其難

其愼矣夫子猶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佀于此尚有所損益也夫子能言夏殷之禮而曰今用從周周禮盡在魯而入廟每問不欲觀禘若有微辭焉況下于此者乎罔謂一代之興改正朔易服色以愚獨夫之耳目遂欲天下後世奉而行之稱聖稱明比之典謨示為必不可易之經常誰得起而正之不亦瀆亂也乎此九五之夬履而危厲也　履之天澤交故可履交則天將下澤將上易位而為夬故言夬

履夬義詳夬卦

彖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三位不當而妄作妄為其禍亂固如彼矣五位正當惟恐出之輕忽行之果決匡救者鮮奉行者多則天地之大寶適所以成人君之危殆或曰五位正當履帝位而不疚者也何為其然曰履者禮也制禮作樂聖人猶病諸惟宜慎重無所用其果決故周公孔子各以相戒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處位既髙所見甚遠在卦之終為時又久必擇之精審之確視而後履當其方履之時則施無䊸硊行無顛躓及其既履之後而考核其已往盡能自慊一一皆禎祥之善蹟昔之兢業持循者至此而從心不踰周旋中禮前後左右動静語黙無非至化之流天地位萬物育又何加焉吉孰有大于此者　履之于人其剛方不可越如虎尾之危其克已歸仁和説之至

極于其旋元吉旋者游行自在東西南北任其所之觸處皆禮所在皆和君子從戒慎恐懼閱歷而來始能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小人閑居縱恣踐履陵轢及其衰老回顧所言所行汗顏自媿嗟何及矣

考考老也從老省從丂攷言人自少至老其言行俱可考核稱述也父死稱考正命而死曰考終命小篆作考古文老象形小篆會意借為考核考蹟當用攷

祥祥福也從示從羊禎祥災祥通謂之祥古者人君

遇禎祥謙讓不遑不敢遽當皇天之寵眷遇災祥則罪已修省以畏天心之震怒從羊者以特羊告于宗廟社稷也㫺旋周旋旗之指麾也從㫃偃從足人之進退在足足之舉動隨旌旗而盤旋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元吉在履之上者非一事之美一行之善也考其平生之所踐履皆中禮而中節其為慶也不止于福履綏之而已曰大有者非常之慶也

慶慶行賀人也從鹿嘉禮以鹿爲贄從心恭敬在中從夊安行而踵門也借凡可喜之用轉平聲讀若腔易傳叶韻皆當如此讀

小畜履俱一陰居上下之介爲成卦主畜四惕出懼有事也履三能視履喜有事也懼則无咎喜則凶初上兩爻君子征凶在上不可進素履无咎在下宜往也復自道循道而行之始其旋履之終也畜二之牽五之攣至履二坦坦五之夬恩私係戀俱于此而掃

除決斷矣克己復禮撥開密雲就于允明之象也

周易象辭卷四